

潇洒侠客

柳残阳著

上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潇洒侠客



(皖)新登字 04 号

潇洒侠客

柳茂阳 著

责任编辑:罗立群

出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金寨路 381 号) 邮政编码:230063

发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刷:湖南石门印刷厂

开本:787×1092 1/32

印张:22

插页:4

字数:420,000

版次:1994 年 1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0,000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6-0949-4/I·857

定价:16.80 元 (全套三册)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一	踏雪夜闯郭府	1
二	酒店合斗丐帮	12
三	尾随报答	23
四	疑团难释	34
五	狼窝营救	48
六	寻觅 师查缘由	63
七	提督庇护	76
八	浪子遇刺客	89
九	力敌众恶	101
一〇	铁簇刘解围	114
一一	神秘的飞纸	127
一二	双雄被擒	140
一三	妓院觅仇家	156
一四	店心铺巧遇	169
一五	定下毒计	182
一六	软硬兼施	196
一七	黑影相助	208

一 踏雪夜闯郭府

雪停了。广袤的田野，毗连成一片的屋瓦，以及宅前屋后落尽了叶子的树枝上，都被覆盖着三寸多厚的积雪，白茫茫的一片。

子夜时分，一轮皎月从灰黑色的云层中钻了出来，以它晶莹而又显得清冷的光芒照耀着大地，使积雪折射出的寒光更加刺眼。

天寒地冻，万籁俱寂，甚至连往常不绝于耳的犬吠猫叫声都听不到。

那是什么？一团银灰色的影子在河对岸飘忽。

仅仅眨了一眨眼，那团白影已飘过了二十来丈宽，水流又十分湍急的白龙河。

莫非是白鹤深夜出巢觅食？不会的！虽说这一带多的是湖泊水泽，可它并无夜间进食的习惯。

莫非是白熊进村庄偷鸡抓羊吃？不！这儿地处江南，从没见过白熊，连狗熊也极少看到，再说熊的行动决不会如此轻盈敏捷！

是的，这是个人影！

这个人是踏波过河的。嗖嗖嗖几下，他就毫不费力地脚点水面过了河。他的披在肩上的白缎斗篷象白鹤羽翼掀动了几

下，人就飞似到了河对岸。他到了河对岸，低头看了看脚下的白布靴：除了脚底有些水渍之外，鞋面、鞋帮滴水未沾。

他似有急事负肩，不敢滞留片刻。他匆匆四顾了一眼，见井无人注意自己，便急甩双臂，疾移两脚离开河岸，向西直奔郭家庄而去。

他走过处，积雪上不留鞋印足迹。他足尖刚沾雪又立时将它提起，全身之气向顶门轻轻上引，故人似踏在雪上又似没踏在雪上，人在雪地上轻得就象一张没一点分量的毛边纸。

这人身躯足有七尺高，肩阔腰圆，魁梧壮实，在雪地上行走如飞却不露足痕，具有上乘的轻功是无疑的了。世上能飞檐走壁者轻功算是超群的了，但练就这类轻功者尚不鲜见，唯“踏雪无痕”之功最为难练，故练成者百里剩一已不错。具有“踏雪无痕”上乘轻功者既然如此稀少，见到也就极为不易。

可惜此人头上戴着白纱面罩，整张脸都被纱套蒙住了，除了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之外，我们难以知道他的脸部特征，更难以知道他的姓名和此行的目的了。

他迅疾地穿过一片白雪皑皑的麦地来到郭家庄。从几十间农民居住的茅屋顶端望去，他一眼就望到一幢气势恢宏的宅院，象一座城堡矗立在面前。

“没错，准是这儿了。”他自忖着微微点了点头。

走过几十间农舍，他止步在那幢宅院前。抬头望去，虽说黑漆大门紧闭，但斗大的灯笼依然高挂在宅门两旁，明亮的烛光把“郭府”两个钵头般大的字映得通红，显得主人的气度不凡。两人多高的红色围墙，把整幢宅院的十四间住房，一个大厅，两个小厅，以及花园里的亭台、池、山，都密密地佑护起来，足以显示主人豪富的身价和地位。

远处传来报更的梆锣声——笃，笃笃笃，当！更夫在村内踏着厚雪报着一更。

夜行客毫不犹疑地拔出手中剑，蹬足屈膝，提气张臂，身子便象鸢鹰飞起，阗无声息地落在高墙顶端。

高墙内的大院、大厅，以及大厅两旁的东、西偏厅黯然无光，一片寂静。

他凭借月色向下望——看来，郭府的人不知道今夜有人会上门暗袭，并没作森严戒备。于是，他放心地纵身跳入大院。

他没料到，人刚落地，那趴在大厅八仙桌下安睡的两条狼狗，突然狂吠一声扑了上来。

他手中的寒光四射的龙泉飞雪剑早已成为躯体的组成部分。随行护身的剑，会象他躯体的任何一处那么敏感，对任何兵器，任何暗物，任何敌手，都能在近身的刹那作出准确、灵活的反应。

两条狼狗扑向他门面时，他惊出一声冷汗，但同时他下意识地屈身下蹲，横剑朝上抹去。

就这一下，两条狗熊般壮实凶猛的狼犬，一声呜咽，啪哒跌倒在面前。狗肚子都被齐刷刷地划开，肠子滴着血从肚子里滑了出来。

夜行人用手背抹去额头沁出的冷汗，正要冲过大厅迈向内院，从西厅猛地杀出两条大汉来。

“什么人？！”两个大汉异口同声喝问。

西厅里有一间耳房，那是主人的保镖护院住的。

两个保镖都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高手。长着连腮胡的善使双钩，心狠手毒，常拿“以武会友”为名，寻衅于武林同行，为取得“天下第一钩”名号，将“立衡武馆”馆主李雄和“同兴镖

局”局主孟同兴，钩出心肺杀死，人称他为“神钩络腮胡”。头大如斗的那个精铁圈，圈重四十斤。江湖上谁都知道他是个采花抢劫、杀人越货的败类，但又都不敢惹他。有侠士黄伯荣、丁一峰一心要为民除害，先后找他较量，都被他砸开脑袋或敲断脊骨，因而人称他为“大头铁圈”。郭府以每月薪俸白银二百两的重金聘他俩来护院，他们自认为武艺高强，时人又都敬畏郭府权势，不敢上门偷掠，便都乐孜孜地接下这美差。一个多月来，果然太平无事。他们白天饮酒作乐，晚上高枕无忧，好不自在。谁知这天他们刚和府中管事、掌帐的玩完牌九睡下不久，便听得大厅的狼犬恶声吠叫起来。他俩是武林中人，又负着护院的担子，马上被惊醒，一跃而起，顾不得天冷未穿衣衫，拿起家伙，光着膀子就冲到大厅里来。

“好大的狗胆，敢偷掠郭府的财物！”大头铁圈扬了扬手中铁圈厉声道：“你想尝尝我手中的铁圈的滋味吗？！”

神钩络腮胡冲到夜行客面前沉声冷笑：“蒙着脸，可见你老兄羞于见人！好，你要是受得住我手中的家伙，你要想在郭府拿走啥都可以！”说罢，将手中双钩举到眼前，狂傲得意地端详着。

保镖都以为来者无非是盗贼之流的掠财者。

夜行人一手持剑，一手持鞘，默然挺立着，似不屑搭理对方，又似在寻思着如何对付眼前的险境。

大头铁圈向夜行人逼近一步，唾沫四溅地用秽语骂道：“堂堂男子汉，连屁都不敢放，象个缩头乌龟，哼，老子往常每抢一处，每掠一女，都自报家门，故威名远扬，官府也奈何我不得，都畏惧我的功夫呗，哈哈！”

夜行客嘿然一笑道：“原来你就是臭名昭著的大头铁圈！”

今天撞见我，也该你倒霉！”说着，上前一步，把剑一竖，摆了个“朝天一柱香”门户：“来吧！”

大头铁圈不知对手功夫深浅，神钩络腮胡又是骄横惯了，听夜行客傲然挑战，怒不可遏，操起家伙大吼一声猛袭过去。

夜行客不慌不忙，一剑格钩，随即又朝铁圈一斫，那被击劈过的双钩和铁圈，在“叮当”一声之后，便象断了的柴爿和藤圈般，身首各在异处。那被斫斩而断的钩尖和半只铁圈飞向厅堂屋顶，嵌入顶板足有几分深。

“呀，无敌飞雪剑！”神钩络腮胡望着手上的半截断钩惊讶地说。

大头铁圈手持半只铁圈近乎呆住了：“你……你是‘无敌飞剑’吴去尘？”

“可惜等你明白过来已太晚了！”吴去尘缓缓说完这句话，余音尚在厅堂缭绕，那把龙泉飞雪剑已如电闪火窜般击向两个保镖。

两条大汉甚至来不及招架，来不及辨明剑刺来的方位，都哼了一声立时倒毙。就在吴去尘一刺一点之际，神钩络腮胡心脏破裂，大头铁圈肝区见红，顷刻之间便都先后停止了呼吸！

吴去尘举起龙泉飞雪剑，沿剑脊往剑尖轻吹一口气，只见剑刃所沾的污血立刻便如蛛丝尘埃般滑向剑尖，然后向半空，随即又飘落在地。宝剑立即又滴污不沾，不染地四射着阴冷的寒光。

吴去尘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地，平静地迈步穿过大厅，来到二进大院。他藏身于一株百年老杏树后举目四顾。院子里除了五、六棵枝繁叶茂的松柏遮蔽住月色外，不时传来的

猫头鹰的鸣声，更使宅院里增添了几分阴森恐怖的气氛。面前的一排共八间的二层楼房子，窗棂墨黑，无半点灯火，除了偶而传来鼾声外，别无其他声息。当他从树后闪身而出，踏着楼房前的石阶来到屋前的长廊，准备用剑撬开一间屋子的门入内探听虚实时，猛听得脑后金蝇飞鸣，嘤嘤嗡嗡。对于一个武功精深的高手，哪怕一枚绣针掉落在地，听上去却象长空行雷那么清晰。吴去尘自然知道这蝇鸣是什么。他赶紧弓腰蹲身，七、八枚连发过来的散香含毒钻心针，一溜儿齐刷刷地钉入了门扉，每支深达半指。

“哈哈！哈哈！”

随即如雷吼响的笑声，把院内苍劲大树的枝叶都震得微微抖动。

吴去尘站起回身看去，一个方头大耳，狮鼻豹眼河马嘴的彪形黑汉子，站在院子正中，捧腹抖肩地朝着自己狂笑。

这不是自己正要找的“黑杀星”郭虎么！这家伙似已知自己的来头，却依然如此狂妄，听说这家伙力大如牛，使一根七节鞭胜似十根白蜡棍，切不可大意。吴去尘于是嗖嗖地舞了舞手中剑，神一敛，意一聚，摆了个“神仙指路”门户，以待郭虎进招。

郭虎顿收笑声，绷紧脸指着吴去尘骂道：“你莫非是只不懂事的猪猡，竟乱拱乱闯到你大爷家来了？！操你娘，还想和我交手？真是不想活了！你杀死我的爱犬，又夺去我两个保镖性命，把你千刀万剐也难解我心头之恨，只是你大爷不杀无名之辈，你快告诉我你究竟是谁？”

“我是来为师弟讨还血债的人！”吴去尘依然摆着他的门户，两只大眼逼视着郭虎，似在喷吐着两股火焰。

郭虎又狂笑几声后傲然说：“原来你是秦刚的师兄！来得好，来得正好！我正要把你们自然门的人斩草除根哩！你蒙住脸，又不肯报上姓名，可见你的所作所为见不得人！”

吴去尘当然明白，他来找郭虎决不仅仅为师弟复仇。师弟秦刚是上海黄龙党的大龙头。他对清廷屈于外侮，丧权辱国，暴敛百姓早就恨之入骨，有志于反清复明，故暗暗联络城镇民众，组成有二百来个人参加黄龙党，等待时机起事。上个月，上海天地会首领刘丽川派人来联络秦刚，欢迎秦刚率众结盟，由天地会、百龙党、黄龙党、庙帮、塘桥帮、罗汉党等七、八个秘密会党，共组小刀会揭竿攻衙。谁知黄龙党三龙头廖阿海见利忘义，被上海道衙缉拿秦刚的重金所诱，向道衙密报了秦刚的住所。上海道台吴健彰即派豹拳门高手郭虎去刺杀秦刚。郭虎于深夜突然破门闯入秦刚家，秦刚仓促上阵与之交手。几个回合后，秦刚猛地想起黄龙党的花名册在身，怕有所闪失祸及同党弟兄，于是伸手入怀，摸出巴掌般大的一本纸折，向站在墙角吓呆了的十岁儿子小杰杰一抛大声嘱咐：“孩子，快逃，把它交给季鸿顺！”小杰杰顿时悟到了爸爸嘱咐的重要，一抹眼泪，紧握折本急向门外奔去。郭虎举起匕首向小杰杰追去，抢上几步一把揪住小杰杰的后衣领，正要把名册夺去，秦刚赶上，一个“金鸡点头”，一掌击中郭虎手背，郭虎剧痛松手，杰杰趁机飞快逃走。郭虎大怒，匕首曳着寒气在秦刚胸前头顶猛刺猛戳，吓得秦刚七十岁的老娘和善良、敦厚的妻子在一旁连连啜泣。秦刚练自然门功夫十四年，郭虎也不容易能得手的。正斗得难分高低时，一直在旁窥视动静的廖阿海，恐郭虎延误时辰招来麻烦，便手持钢刀冲入室内相助。秦刚不知廖阿海已叛投敌方，以为是来协助自己制服刺客，欣喜万分。廖阿海

口中喊：“秦大哥，别慌，我来帮你了！”却向郭虎虚劈一刀，随即转身向秦刚劈去一刀。秦刚不备，不及闪躲，右臂被自肩斩下。郭虎趁机扑过去朝秦刚颈上横劈一刀，秦刚头颅即离身滚落在地，颈脖处鲜血直窜屋顶，染红四壁，把秦刚的母、妻全都吓昏过去。郭虎连妇孺也不放过，赶过去将她俩全用刀捅死。

吴去尘虽不问国事，却豪爽仗义。他平日只是练武授徒，极少与人交往，父母死后，索性把妹妹吴淑雯接到武馆来住，跟外界接触更少。要不是师弟毛铁中特地来告诉，他至今还不知秦刚遇害了呢！毛铁中从邻居口中知道廖阿海参与阴谋，想找廖阿海算帐却难觅踪影。吴去尘听了心头难以平静，拍案而起，誓为秦刚报仇。他有个徒弟是道衙捕头的侄子。他通过这个徒弟从伯父口中探得秦刚被害的来龙去脉，又探得了廖阿海、郭虎的住所。昨天，他赶到青浦朱家角，把隐身于娘舅家的廖阿海杀死后，今天专来向郭虎这个衙门鹰犬讨回血债。

郭虎的狂躁使吴去尘变得更为冷静。自然门的卓绝、神秘而又十分单纯、明净的功夫，只有在心定情平、脑冷血柔的境界下才能淋漓尽致、恰到好处地发挥出来。郭虎虽粗暴，功夫也确实不凡，这从刚才连发暗器，悄声近己的动作中可窥端倪，自己绝不能有半点疏忽。

“废话少说，有能耐的进招吧！”吴去尘说着话，摆的门户依旧纹丝不动。

郭虎一声不响，一个“花豹跃洞”，纵身腾起丈许高，在半空中哗啦一声，握在手心的那根七节鞭甩出，舞着鞭花落在吴去尘面前，胡萝卜般粗的鞭头直向吴去尘脑门砸来。

吴去尘左闪右躲，时而用剑架防，时而防中带攻，怎奈郭虎把条鞭舞得滴水都难以泼进，吴去尘几剑刺去都没伤着郭

虎一根毫毛。吴去尘是个颇有心计的人，一看在庭院空阔处郭虎的鞭子能扬其所长，便将剑在郭虎眼前虚晃一下后，趁郭虎用鞭架剑之时，两脚一纵，跃到那棵十来丈高、圆台面般粗的老银杏树旁。郭虎以为吴去尘已心虚畏惧，求胜心切，紧追了过去。吴去尘等郭虎靠近，忙将身子往树干后一藏，郭虎的铁鞭呼地击在树身上，鞭头把银杏树的躯干连打了两个半指深的窟窿。郭虎难发虎威，边绕着大树追吴去尘边愤然大骂：“忤种！有种别逃！”吴去尘不搭话，依然以树作屏障掩护自己与郭虎周旋。郭虎也鬼，在追杀吴去尘绕着大树疾奔时，会突然转过身逆向而行，在与吴去尘面对面遭遇时，突然起鞭猛砸，吴去尘虽机灵，或转让避，或举剑挡格，郭虎虽凶，也没占到便宜。但几番下来，吴去尘右肩终于挨了一鞭，顿时骨架似散裂般疼痛难忍。他立即腾身飞跳到银杏树上暂避。郭虎轻功不行，仰脖喊道：“是好汉就凭真本事较量，别使你那些花巧伎俩！”话音刚落，手腕轻抖，银光飞闪，五枚含香带毒梅花针朝天打去。吴去尘用剑鞘将暗器拨落后，随即将剑鞘往郭虎一指，剑鞘内窜出一道金焰，挟着三枚金钱镖袭向郭虎。郭虎见吴去尘一手持剑，一手拿鞘，以为不致有第三只手使用暗器，故只防备他的剑，不留神他的其他方面。谁知吴去尘的剑鞘是自己设计特制的，内贮金钱镖六枚，只要一掀鞘端的发钮，就会连发出三枚钱镖，若要再发另三枚，则可掀第二回。待郭虎察觉面前有异物飞来，急欲躲避时已中了一镖。幸亏被击中处是左脸颊，不是要害之处，又幸亏中了第一镖后急急蹲下，不然的话，另二枚镖兴许一下子就夺了他性命。

郭虎的左颊中镖后鲜血直流。殷红的血顺着脖子往胸前淌去，把内衣都渗湿了。

“哎呀呀，你这个贼坯，竟有这一手！瞧我来收拾你！”郭虎忍着剧痛，顾不得把深嵌入脸颊的钱镖取出，一步上前，双手抱紧老银杏树使劲摇撼。他的神力果然惊人，只三下一摇，树体剧晃起来，枝杆纷断纷坠。

吴去尘在树上站立不稳；又见郭虎已经受伤，两臂一提，身子象片树叶似轻轻飘落到郭虎身后。吴去尘未等郭虎转身招架，一个“力劈泰山”，飞雪剑已凌空朝郭虎顶门劈下。

郭虎的灵魂惊出了窍，吓得尿了裤子，紧闭两眼等死。只听得“当啷”一声，头顶却并没开花，连一丝一毫疼痛也不觉得。他诧异地睁开双眼一看：啊，太好了，是二弟、三弟来营救自己了！他们来得太及时了！

郭虎与吴去尘的搏斗，惊动了整个郭府。郭虎的弟弟郭熊、郭狮睡梦中被院中异声惊醒，推窗望，才知大哥遇刺，赶紧出屋助战。郭熊、郭狮也都是豹拳门里的高手，与郭虎一起被江湖并称“豹门三强”。郭熊与郭虎一般高大，只是嘴瘪鼻塌而已，使的拐子刀神测鬼没，招式神秘刁钻。郭狮比两个兄长矮半个头，却更肥壮些，一脸麻子，善操双斧，动起手来，猛叫猛杀，与一头真狮相仿。

郭熊、郭狮出屋，见大哥头上一剑将落，赶紧飞身过去，一个用拐子，一个用铁斧把吴去尘的剑架住。三种兵器相碰，火星四迸。吴去尘肩头虽伤，勇力不减多少，一剑下去，少说也有五六百斤份量。没将郭虎的头颅劈碎，却将他两个弟弟的虎口震麻，并被震跌出三、四步远。

郭熊、郭狮未敢停留，一个鲤鱼打挺，起身继续冲向吴去尘。这时，郭府的七、八个仆人举起火把，拿着短刀来相助主人，其中两个仆人将受伤的郭虎挽扶入大厅歇息。

“给我抓住刺客！”郭虎对着厅外的家丁大声喝令。

家丁和郭熊、郭狮把吴去尘团团围住。吴去尘左刺右挑，东架西格，刺倒了二个家丁后，突感右臂沉重起来。那郭虎的一鞭，使他的肩头不能运动自如了。

不妨以后再寻机为师弟报仇！想到这儿，吴去尘纵身跳到一棵参天老松上，又从松树跳到左侧四、五尺远的围墙墙脊上。郭熊也谙熟轻功腾纵术，但毕竟功夫不及吴去尘。待到他也登墙要追时，吴去尘早已跳到墙外刹时没了踪影。

二 酒店合斗丐帮

花园路近外滩处的申隆酒家每天食客盈门。上下二层餐室里的二十几张饭桌总是座无虚席。就餐时分，店堂里的劝酒碰杯声，骰拳吆喝声，艺人卖唱声，半条街都能听到。

可今天连店门口都闹猛起来了，人群密匝匝地簇拥在大门前，把进出酒家的通道都塞住了。这盛况以前可是从没见过过的。

原来是酒店老板遇到了“强讨饭”的。

强讨饭的蓬头垢脸，额下的胡子黑长脏乱，沾着白白黄黄的灰屑，瘦长的身躯，微隆的颧骨，给人以饥饿，营养不良和颓唐的感觉。然而他那不大但转动灵活，乌黑晶亮的眼睛，却告诉人们：他的精神十分饱满，强似常人三分。

他来到店门前，先是玩弄着手中那条两尺来长的眼镜蛇。眼镜蛇时而把扁平丑陋的头竖起，咝咝地吐信喷气，而强讨饭的却又偏偏旁若无人地要着它走向柜台，吊起嘶哑的嗓门唱道：

“喂，大老板，行行善，
给多给少你看着办；
大鱼大肉我不贪，
只想吃几碗白米饭

.....”

那戴着副老花镜的帐房先生胡老爹，放下手中记帐的笔，从帐房间急急出来，指着要饭的责道：“叫花子，你搅了本店的生意，瞧，门口都给堵住了，谁还高兴进店来吃饭，去去去！快走吧！”

说着把手伸向怀里，掏出两枚铜钱递给乞儿。

乞儿眼一瞪，把铜钱接过，朝半空一抛，随即又摆在手心，斜乜胡老爹一眼，嘿然笑道：“真慷慨呀！可是，让我问问我的宝贝答不答应。”说着，乞儿把嘴凑近蛇的嘴：“宝贝，有人施舍两枚钱，我们走吧，嗯？”

眼镜蛇嗖地挺直身子，胀大颈脖，鼓突双眼，向着胡老爹嗤嗤吐信，把胡老爹吓得倒退几步。

“我说吧，我答应蛇可不答应哩，谁希罕你这两个臭钱！”乞丐说完，把铜钱呼地甩向胡老爹，出手迅疾，不及防备，胡老爹额头立时肿起核桃似两个肿块，紫红紫红。

胡老爹用手捂着脸颊愤愤地埋怨：“我给你钱，你还打人，真是蛮不讲理！”

酒家老板听得伙计禀报，摇着肥胖臃肿的身躯出了经理室下楼，满面笑容地连连向乞丐拱手打招呼：“哟，是余三哪，有不恭处，请多多包涵！”随即向帐房一招手吩咐：“拿一两银子过来！”

“慢！”乞儿余三举臂喝道：“我们丐帮的规矩你王老板又不是不知道：一回遭冷眼，二回难过关；过关也容易，施舍十倍添！”

王老板强抑怒火，沉吟片刻后无奈地对伙计说：“给余三舀两碗饭，端两盆肉过来！”